

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

责任印制 辕岳摇阳

印 刷 轅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第 一 年 第 一 次 印刷

定价 转表 100 元



SSAP 版权所有 摇翻印必究

【内容提要】

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回首望南社，这个史上罕有的社团巨无霸从成立起至今已将近百年。由于前期南社与辛亥革命的密切关系，人们对南社的揄扬多出其对其政治功绩的夸张评价。而由于南社在文化革新上比继起的“五四”新文化社团相对保守，南社人在性情、修养、思想、行为上相对于新文化人群也保存着传统文人的更多特征，所以作风传统的南社又受到了新文化界的批评。然而事实上，南社及其成员在挣扎于新旧之间的同时，也就中华文化在近代的转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是双重的贡献。

本书所致力目标，就是探索和展现南社在传统与现代的两难之间如何寻求微妙的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局限性”的双重意义。因而，本书选择了南社的“国学情结”、“民族主义”、“文学选择”与“传统人格”四个问题来进行论述，南社的这四个方面都既立足于深厚的民族传统，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纠结于变革的欲求、时代的局限与民族的情结之间，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即使是对今天的民族文化建设，也是有巨大的借鉴意义的。

首先，对中国近现代之交传统文化的整理及中国学术的转型，南社人不仅以丰富的学术成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南社本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读者群，营造出了国学的整体气候和

共同话语。他们一方面欲以国学召唤国魂，拯救民族危亡，寻求民族自信和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又强调“孔学之真”，把孔子从圣人还原为一个思想者，同时给学者以思想者的自由，使国学也成为一种思想革命。他们以重新阅读和言说完成将传统学术从君主制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革命的理论准备。但是，南社的国学研究没有完成学术的现代转型，尚局限在传统上附会新思想的阶段。

其次，南社借助“文化民族”意识的传统遗产，承袭惨烈的种族冲突的历史记忆，构建了民族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南社因此对民族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挖掘，搜罗了大量的文化语汇，形成了革命所需的丰富完整的民族主义话语，并积极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对现实革命的言说。他们通过搜集、整理、出版遗烈文献，重建被抹杀的民族历史，进行以排满革命为主旨的研究和创作，来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也通过祭扫故陵，吊谒遗址，搜集相关文物，来抒发民族主义情怀。

再次，南社文学。南社文学是革命的。南社的许多文学观念，都与其革命立场相关。政治的立场与文学的本质互相冲突，南社内的文学论争，大多因此而起，例如关于是否“以人存诗”的争议，宗唐宗宋之争，关于韩愈的讨论。南社的革命追求，也使它们以“草泽”气概对古典文学传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如果说同光体达到了那个时代民族诗歌所能达到的审美高度，南社则继承晚清的文体革命，并继续发展，达到了那个时代民族诗歌所能达到的革新深度。只是这种革命很有限，因为南社的文学又是笃古的，传统的“文学”观、名士的创作方式、滥腐的文体模式，是南社文学的几大障碍。然而，去粗存精，

南社的文学仍然有许多是那个时代最美的收获，不能评价过低。其实作为传统诗词形式的最后创作群落，南社的文学地位与传统诗词创作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有极大的关系——而这也是一个现在还在争论的问题。

最后，南社的发生发展，正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由“士”向现代新知识分子转化历程的写照。南社是基于晚清新知识界形成而出现的，从这一代起，可以称作知识分子，而不再是“士”了。南社中很多人是新闻、出版、教育（教育是知识分子的传统职业，但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在目的、内容、形式及师资的来源、培养各方面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法政、工商等现代知识分子新兴职业的第一批开创者和成功者。当然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然而人生观、价值观大体上还是非常传统的。这种传统人格一方面“把民族文化的精华，提升到一种品格的高度”，“成为民族的脊梁”；另一方面，这种传统人格的落后方面与它的现代使命之间的磨合和冲突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之一。

总之，虽然作风传统的南社受到过新文化界的批评，但南社事实上是新文化的前驱。在新文化诸子出现之前，南社人也曾是一代青年仰望的文化英雄。尽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比，它的思想和文学的革命相对来说是有局限的、低烈度的，但南社人参与政治革命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并且建立了新文化运动文学、艺术、学术、新闻各方面的基础，而且不少人本身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作为前驱，他们在文化转型中不可避免地先触到传统文化兼容现代文明的底线。南社这一代人的某些困境因而成了新文化的前鉴，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不是从正面而是从反面启动了新文化运动思想与



文学的变革——新文化运动是通过对这一代人的扬弃来实现他们的突围的。

另一方面，即使是南社备受诟病的文化保守风格亦不可一笔抹杀。他们在文化革新上的“局限”，与他们在传承并且发展民族文化遗产上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是一个硬币同时具有的两面。通过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持守和再创造，南社人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南社文化：“典雅”的革命与“诗意”的生活。这种南社文化体现出来的文化命题——在努力促进民族现代化的同时，怀着国魂丧失的隐忧，致力于保存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增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依然是今天面对全球化与文明冲突共存的我们不能抛弃的命题。他们的努力及由此为我们留下的文化财富是如此丰富而广泛，囊括了精神与物质各个方面，包括了思想文化与人格修养、艺术形式与审美追求等诸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以及文物、古迹、文献、古籍的收罗与保存。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是，中国近代西式教育体系建立之后，部分传统文化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学院教育拒斥。南社及其成员以及他们所依存所联系的文化圈，通过家传、师承、社团等学院外的民间形式，坚持了民族文化之脉的继续传承。

南社所遭遇的困境，涉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几大基本问题，例如如何对待国学（及传统文化）的问题、民族主义的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传统文学形式的生命力的问题、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的问题，在此后的历史以至今天仍然不断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这些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南社人在这些问题上，用他们的丰富实践提供了一份回答，是我们现在与将来面对现实的一份有力的借鉴。南社的意义，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

与南社半途而废的思想文化变革相比，更重要的是南社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勇气和付出的巨大努力。他们依靠充满激情的主体投入，最大限度地激发古老文化的活力，撞破传统的坚冰。在那么陈腐的思想和律令中间，他们仍然体现了自由、个性的力量，这是今天我们继承民族传统、建设现代文明最可宝贵的财富。徐蔚南将这种力量概括为意志，“他们的气概是勃然的，精力是弥漫的。他们作品的内容就是他们的意志，一篇文、一篇诗、一首词，甚至一首短札，都是热烘烘地表现了他们的意志”。正是这种意志点燃了一个过于衰老的文明，“使颓唐的中国，从垂死的病床上，振作起来，而能长春不老，永远年轻”。

【目录】

绪论 喧哗与寂寞——南社及南社研究	员
摇一 摇一个矛盾的传奇	员
摇二 摇喧哗一时的南社	员
摇三 摇一度寂寞的南社研究	猿
第一章 摇欲存国魂——南社的国学情结	源
摇一 摇南社的国学情结	源
摇二 摇国魂、国学与国家的三位一体	缘
摇三 摇从孔学之真到国学之真	苑
摇四 摇伦理政治观下的国学	愿
摇五 摇于救世与逃禅之间(南社与佛教)	怨
第二章 摇井中心史——南社与民族主义	员
摇一 摇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及其特殊历史语境	员
摇二 摇历史文化符号的挖掘	员
摇三 摇民族主义话语的营造形式	员
摇四 摇历史记忆的重构	员



第三章摇依然笃古——南社的文学选择	袁远
摇一摇革命影响下的南社文学观	袁远
摇二摇政治的南社与文学的南社	袁远
摇三摇文学笃古的“围城”	袁远
摇四摇南社文学的结束与新文学革命的登场	袁远
第四章摇花前说剑——南社与传统人格	袁远
摇一摇从“士”到“新知识分子”	袁远
摇二摇士人传统的遗存	袁远
摇三摇文人习气的张扬	袁远
摇四摇嬗变中的痛苦与启示	袁远
结语摇我们自己的陶杯	袁远
参考文献	袁远

【绪论 喧哗与寂寞 摇——南社及南社研究】

一摇一个矛盾的传奇

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作为一个由革命者发起组织的文学团体，南社及其成员的活动，不仅在中国文学史，而且在中国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起过重要作用，与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柳亚子说，“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是同盟会的宣传部。早期社中人物以同盟会成员为中坚，许多南社成员是杰出的革命者，如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周实、陈蜕、宁调元、陈子范、孙竹丹等人，都是民国的开国人物。而且，这又是一群多么特别的革命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时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学者、诗人、画家、收藏家、记者……他们写的诗篇，同样的出色，以至于钱基博称这一群人为“文章之渊薮，而儒者之林囿”^①。

但是这样热闹的南社，却曾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少人问津。即使在今天，人们对南社的关注仍然很不够。不能说人们已经忘掉南社，可至少当代人对南社的有限记忆，与南社当年的风光是不成比例的。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444页。



南社是个怎样的文学社团呢？是柳亚子所说的怪物吗？柳亚子这么说是很自豪的，“好容易怀胎一年十个月，到一九〇九年阳历十一月十三日（清宣统元年十月一日），这晚清文坛上的怪物，居然呱呱堕地了”^①。这个四不像的社团，有人赞赏它是空前的文学团体^②，可是也有人说它是“诗帮”，是无足轻重的文人雅集。

对于现当代文学来说，以写旧体诗文为主，随新文化崛起而没落的南社，无论从其文学特点还是从存在时段上看，都属于边缘的课题了。当年的文学革命家如胡适，批评过南社的诗，反倒论及遗老们的同光体时好话还多一些，这是曾令柳亚子很不服气的一件事。而当代讲文学史变迁，讲现代文学溯其近代的渊源时，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是，总是上溯到梁启超或新文体，而把中间的南社略掉。“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③，是当今学界的普遍认识。甚至于专讲清末社团的论著，也会忽略南社^④。刚接触南社的时候，也为其中知名人士之多而震惊，但也就发现，好些人的南社身份，似乎是可有可无的。有人说，“南社原为文字革命团体，故其中亦有卓绝之士。辛亥以后，同盟会且消灭，所谓卓绝之士者，视南社不过有此一段因缘，已在无足重轻之列”^⑤。这是南社唐宋诗之争中的过激之辞，但纵有

① 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② 高尔松、高尔柏：《南社诗集·引言》，柳亚子主编《南社诗集》，上海开华书局，1983年。

③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④ 如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

⑤ 郑千里：《致王无为书》，1906年10月1日《中华新报》，杨天石等编《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页。

七分意气，也有三分事实。一个叫李光的南社社员本来要应约前往参加南社成立会，临行前为赵声（伯先）所阻。赵声说：“所谓南社者，不过文人雅集耳，出入无足重轻。”^① 赵声是革命党中的武将，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任过清朝新军标统，以此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据说他力大如虎，却并非一介武夫，有诗集《天香阁诗集》，文采风流不让南社诸人。虽然他不是南社人，却与苏曼殊、刘三等南社人都是知心朋友。如果连他也这样认为，南社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光绪二十年（~~1894~~）岁逢甲午，中国刚刚在海战中败给了日本。这一年，谭嗣同在他的《莽苍苍斋诗》中写道，“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三十年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词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深刻感到传统诗文学问尽皆无用，他本来要“愤而发篋，毕弃之”，因朋友劝阻才“姑从之云尔”。^②

十年以后，~~1904~~年，同盟会成立；同年，国学保存会成立。在这个基础上，~~1909~~年，南社成立。仍然是一个龙蛇起陆，天下扰攘的时代，但比起十几年前，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又多了不少。西学已形成完整体系，一如 ~~1904~~年南社社员周实在《与邵肃廷书》中，洋洋洒洒所列举：

实前三、四年曾与友人论应治之学术，列表一通……
大概就政治上言，则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海陆军学

① 李光：《与陈雅兰书》，《南社》第十六集。

② 谭嗣同：《莽苍苍斋诗补遗》，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第 ~~181~~页。



等，其体至宏，其用至博，研究大匪易易也。就教育上言，则修身学、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教授法、管理法、中外教育史以及普通各科学等，岂非吾人所当从事者乎？实科则有理化学、博物学、数学、美术学、农工商学、历史舆地学等，文科则有中外语言、文字学、哲学、宗教学等。以上仅举其概，已浩如渊海，终身为之而不能尽。况乎一科又复千枝万派，不可缕述耶。回视乾嘉时所谓文人学士者，真可云井蛙辽豕也已。^①

然而，这时革命的南社，号召着、标榜着要做的事，写古诗，做学问，这些事并非“勉于世，无一当焉”，不仍是“无用之呻吟”和“考据词章”，似乎要证明南社用诗歌和国学来服务于革命。难道让谭嗣同感到心痛的传统的不合时宜，考据词章难以直接济国的急难（也包括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传统困惑），南社没有感受到吗？他们是否也有过困窘，又是如何调整，如何超越，或者也一样为之所困？高旭于宋教仁、陈范的追悼集会上，曾写诗说，“天复发杀机（这句话像谭嗣同的续集——笔者注），豺狼当道狠。何当绝圣智，大地还混沌。愤丁五浊世，摧烧新诗本”^②。如果说，南社还是这样与传统“不离不弃”，那么，南社的进步又在哪里呢？

南社研究说寂寞，也不寂寞，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发展较好，已经形成了一门“南学”。但南社研究有与其他学术领域不一样

① 周实：《与邵肃廷书》，《无尽庵遗集》，杨天石等编《南社史长编》，第148-149页。

② 高旭：《天梅遗集》卷七，杨天石等编《南社史长编》，第148页。

的鲜明个性。除了有限的学院关注，南社研究在学院圈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民间性、自发性、业余性的空间，因而南社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现象，而且成了一个不应被忽视的文化现象。其成员有南社亲朋故旧及子孙，也有大量旧体诗词爱好者、民间业余研究者，其研究多出于爱好而非出于事业。例如国际南社学会当中，“有南社后裔故旧，有南社研究者，有汉学家和亚洲研究学者，有文学、艺术界人士，也有政治、外交、科技、实业、教育、出版等各行各业的人士”^①。国内各学会情况亦是如此，以南社成立 80 周年纪念会的与会代表通讯录^②为例，除了来自大学、研究所、纪念馆的专业研究人员，还有大量的各行各业的“另类”，他们来自中学、基层文化馆文化站、民俗馆、民间诗词协会、书画学会，甚至工厂、公司等。来自各种院校、研究所的也有非专业的人员，或者来自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经济等），还有很多来自理工农医各学科的。看着警校、植物研究所、农业大学之类的单位名称，和南社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涉及整个知识界，各种职业人士都有，这正是当年南社的特色。刊物多为自办，没有正式刊号，以内部交流为主，常常是免费赠送研究者和图书馆，编著者皆尽义务，不设稿酬。经费多为会员自筹或募集，以支持研究、出版丛书、举办纪念活动。几乎每一个研究会都离不开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虽然对多数会员来说，南社研究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① 高铨、谷文娟：《柳无忌先生与国际南社学会》，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秘书处编《南学通讯》第 5 期。

② 江苏省南社研究会编《南讯》第 5 期。



云南南社研究会彭华林的自述，可作一个其中甘苦的写照：

（为了出版《云南南学》，）苑年来我和老伴王慧中同志共捐员圆元，还将继续捐下去。在创刊初期，王慧中同志还借给印刷厂缘万元作印刷基金……几年来我们老两口子不分白天晚上、星期假日，永无休止的为本会奔忙，从不报销出差车费及电话费等任何开支……^①

如此热诚，并非个别现象。在与一些南社研究社团中人交往过程中，笔者深刻感受到他们对研究对象的情感投入，感受到他们对南社优秀传统文化的欣赏与强烈的仿效冲动，感受到他们在自娱性研究中的愉悦体验。各个南社研究会的组织形式、社章、活动、作风、话语都有近似或者有意仿拟南社的地方（一个小例子：江苏南社研究会的会刊《南讯》，编排重“实”而轻“饰”，“惜纸如金”，一篇文章结束，即便只有几行字的空白也要接排一篇文章，常能见到“题文分页”的情况。据江苏南社研究会会员金建陵说，这是承袭当年南社人编《南社丛刻》的做派）。如果说，南社能吸引那么些人做“发烧友”，那么，南社的魅力又在哪里呢？

南社社员多、成分杂、分布广（社友遍布国内员圆个省份，猿个城市），萃集一时精英，研究南社即相当于研究整个民初新旧文化嬗变之际的知识分子阶层。社中原本有不少忧时爱国的诗人、学者甚至科学家，人才荟萃，辛亥以后入社人数剧增，

^① 彭华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这二十年》，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秘书处编《南学通讯》第员圆期。

以致在文化、教育、学术、新闻、出版、政治、军事各个领域都有南社成员，有些还高居显位，如果加上虽未入社但与南社有密切关系的人，可以说当时天下英雄几乎尽为延揽。1937年，柳亚子在《关于 纪念南社 ——给曹聚仁先生的公开信》中曾说：“先生发现近十年来的中国政治，只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南社派的文治，这话倒是很有趣味。陈英士先生也是南社的老友，那么近十年来的中国政治，可说是文经武纬，都在南社笼罩之下了。”^①他这么说，当然带有开玩笑的性质，但还是有其根据的。

在这里还要指出，南社外围有众多虽未入社但与南社或其成员有密切关系的知识界、文化界人士，他们或支持、或理解、或同情、或共同协作过文化事业或革命事业，如金松岑、刘师培、邓实、陈独秀、蔡元培等。南社在知识界、文化界深厚的人脉基础和影响，是它不可被忽视的本质属性之一，这也是南社足可代表这一整个文化圈，做这一革命文化圈的典型代表的明证。也因而在南社结束的后南社时期的多次集会中，非社友反而往往更多。1937年为追悼陈去病而举行的雅集，非社友占了四成。1937年柳亚子等人组织南社纪念会，以南社及新南社旧友为当然会员，非社员而同情于南社和新南社的为志愿会员，结果会员只有140人，志愿会员却有140人，“志愿”竟多于“当然”，而且，柳亚子还推举蔡元培为名誉会长。^②

① 曹聚仁：《南社、新南社》，柳亚子：《南社纪略》，第104页。

② 陆丹林：《南社的创立与停顿》，《文史资料》第144辑，转自江苏省南社研究会编《南讯》第144期。



虽然正如郑勇所指出，南社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学俱乐部”^①，这也就是“所谓卓绝之士者，视南社不过有此一段因缘，已在无足重轻之列”的意思。很多人参加南社也没有什么活动，有活动也不过吃吃饭，谈谈天，写写诗，起一大哄。但一方面是不足轻重，另一方面却又人人乐意带一脚，跻身其间，是快乐也是荣耀。这又是一种怎样的矛盾？

事实上，不同于同时代做旧体诗词的同光体诗人，南社对新文化影响更大，与新文化的关系更深更直接，可以说涵养了新文化的文学、艺术、学术、新闻等各方面的基础。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思想启蒙、思想解放工作，是南社在努力做的。他们办过很多新式学校，也通过这些教育机构聚集起来。他们出版革命书籍，早在爱国学社期间，柳亚子就发起捐款，在大同书局印行了邹容的《革命军》与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这两本书的最早版本。他们推动思想变革和文学变革，在高吹万的早期文章中，就有与鲁迅抨击国民奴性近似的文字，而苏曼殊非孔之论也在新文化之前。南社诗文的浪漫情调与革命激情对当时青年影响很大，曹聚仁在《纪念南社》一文中评价说：“南社的诗文，活泼淋漓，有少壮朝气，在暗示中华民族的更生。那时年轻人爱读南社诗文，就因她是前进的革命的富于民族意识的。我们纪念南社，也就纪念富于革命性的少壮文艺。”^②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中，也有不少是南社成员，如吴虞、李叔同、夏丐尊、经亨颐、沈尹默、刘大白等，鲁迅也曾是南

① 郑勇：《社会转型中的文人结社——以南社研究为中心》，199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后收入《学人》第5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

② 曹聚仁：《纪念南社》，柳亚子主编《南社诗集》第一册。

社的分社——越社——的成员，虽然他看不惯南社的一些作风。陈独秀则与南社一些成员关系深厚，是南社多年的老友。陈去病提倡新剧，得风气之先，早于在日本的春柳社（其中李叔同与欧阳予倩后来亦成为南社社员）。在周庄，叶楚伦等人曾办过剧社，演文明戏，紧跟现实，宋教仁遇刺时就编导过纪念宋教仁的剧目，由王大觉、费公直表演。

更值得注意的是，南社曾一度几乎垄断了新闻报刊业。孙之梅《南社及南社研究》一文指出：

南社成员从事新闻报刊业的人最多，有些名气的成员大多数有办报编刊物的经历，因此在这个行业南社人的成绩也颇是引人注目。他们在1903年前后陆续进入新闻界，在国内和日本逐渐取代了《新民丛报》、《清议报》在舆论界的先锋作用。1903年后到民国建立期间，南社成员成了革命派在新闻报刊界的主力军，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报人，并办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如于右任和“竖三民”（《民立》、《民呼》、《民吁》），柳亚子和《复报》，陈去病与《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林獬与《中国白话报》、宁调元与《帝国日报》等。民国以后，南社成员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活跃在新闻界，《太平洋报》、《民国日报》是由南社人主持、编撰的有影响的报纸，像邵飘萍、成舍我、叶楚伦、邵力子这样近代新闻史上第一流的报人记者也都是南社社员。南社人借助报刊宣传他们的反清反袁、反独裁、反专制的革命主张，揭露反动派，抨击黑暗势力，唤醒民众，激扬民气，在近代的政治、思想进程中产生过相